



QIU HUN JI

求婚记

柏 杨 ● 著



古
吴
新
出
版
社

经典柏杨

求婚记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婚记 / 柏杨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9

ISBN 7-80574-860-8

I. 求… II. 柏…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4670 号

策 划: 陈雪春

责任编辑: 施曙华

装帧设计: 周 晨

责任校对: 权俊良

武国丽

书 名: 求婚记

著 者: 柏 杨

插 图: 魏 克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九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60 1/16

印 张: 10.75

印 数: 00001-10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60-8/I·009

定 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当《古国怪遇记》出版后，反应缤纷。因为我一直坚持非“佳评泉涌”“掌声如雷”不可的，所以，虽然出版社老板早已魂飞天外，告诉我销路不好，赔得简直要上吊啦。但我仍心硬如铁，不为所动。于是，《打翻铅字架》巨著，乃隆重出笼。

盖听说有些不开眼人士，认为柏杨先生其笨如牛，不会写学院派小说。噢，是何言欤？在《古国怪遇记》中，已一再声明过矣，我有啥不会的？逼得紧啦，我就生个娃儿教你瞧瞧。乃找出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一些剪稿，集成本书，里面可没有“曰”啦，人物都是“说”的，以示洋化，而表正统。至于内容之精湛，更不必细表。本巨著至少有一项好处——诸如煤球使用、汽车价值、家庭布置、三轮车存在以及银子的购买力，都是小市民当时的现场实况，纵用来考古，也价值连城。何况展卷有益，还可以发发你阁下思古幽情，并使你阁下学问猛增乎哉。

是为序。

目 录

序	1
求婚记	1
李义守	9
上帝的恩典	19
神经病	25
魔谍	36
无妻徒刑	47
好人难做	53
妻的奇遇	61
画展世家	67
英雄宴	76
有妻徒刑	84
广告战役	95
护花记	109
捉贼记	117
寒暑表	129
一条腿	138
打翻铅字架	151

求婚记

我这个人,和普通人不一样,我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平凡,可是却有一颗非常不平凡的内心,不但脑筋灵活,而且坚毅卓绝,英勇超群。这些,你在我向张暖玉小姐求婚这件事上,可以充分地得到证明。

当我准备去张暖玉家,向她那最受人尊敬的老太爷,提出结婚请求的时候,仅在化妆上,就足足用了三个钟头。刮胡子是最麻烦的了,我恨不得刮得像根本没有胡子一样,结果,平白在颌下刮了两三条刀口,涂了一阵牙粉之后,才算定了血痂。然而最使人心乱如麻的不止这些,那个该死的理发店显然不够高级,有一根头发竟标枪似地往上直翘,我咬牙拔了去,第二根头发被带起来了,我又拔了去。最后,我只好重新往上抹凡士林。因为,我看出,要是一直往下拔的话,我会变成秃子的。

穿衣服、结领带、擦皮鞋、照镜子……凡是男人们求婚时的种种必要措施,我都一一如仪。并且,为了使我那灰败的脸色能显得红润一点,在临上三轮车的一刹那,仍跳了下来,飞快地奔回宿舍,倒杯滚水,一口气服下十二粒多种维他命丸。大概滚水滚得太厉害的缘故,我烫得大跳大叫。要不是我厉声把拥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骂走,简直不容易再爬上三轮车。

然而,二十分钟后,当我敲张暖玉家的大门时,紧张情绪已大为减低。当我被领进那间所谓客厅的破烂房子时,我的紧张情

绪更飘荡得无影无踪。当我弄清楚站在我面前的那个老头儿竟是张暖玉的父亲时，更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原来，像张暖玉那么一位美女，竟生长在这么一个贫贱家庭！我敢发誓，我当时确实下定决心，不要露出看不起他的神色，可是我却怎么都恢复不了从前那份敬畏的心情。

“晚安，请坐。”老头儿说。

“啊，老……老先生，令爱呢？”

我本来早在肚子里打好草稿，要叫他老伯的。可是，看他那副穷斯滥矣的模样，我的高贵人格使我不能那样张口。

“她还没有回来。”

“哦，”我说，“我愿意把我的来意通知你。”

“好极了，说吧。”

老头儿给我端茶，我很大方的点头，表示嘉许。他双手递给我纸烟，我用两根手指很熟练地轻轻夹过，再用优美的姿态端详了一下，果然是一支新乐园。我拼命忍耐，不让鼻子发出声音，然后迅速地从小口袋里掏出我那乌木烟盒，取出我的黑猫牌。

“吸一支好的洋烟吧。”我礼貌地给老头儿。

“我不会，”老头儿尴尬地说，“实在对不起。”

“没有关系，”我安慰他，一面在鞋底把火柴划亮，用一种不容误解的声调说，“我平常不大吸中国烟。”

老头儿大吃一惊，我知道苗头很好了。

“关于令爱的事，”我燃着烟说，“我和她已经有很深厚的感情，那是纯洁的爱，她爱我，我也爱她。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府上来，真是十二万分的抱歉。”

老头儿张大着嘴，他显然被我这一段动人的演说慑住。

“像我这样的人，薪水虽然只有三百块钱，可是，加上出差费、过节费、防空费、加班费、年糕费、月饼费、四季郊游费、照相费、厕所草纸费、袜子修补费、茶杯缺口镶金费、跳舞学步费、娇

妻娘家地板打蜡费、扑克费……等等，一个月总在四千元以上。”

“你在什么单位做事呀？”老头儿结巴地说。

“当然是公营事业，普通公教人员能这样吗？”

“不对吧，”他怀疑说，“现在是同工同酬了，薪水津贴和普通机关是一样的了。”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永远办不到的，要办到，中国老早就强了，我们公营事业就是有这种好处，反正是小民的冤枉钱。”

“不公平。”

“公平？老先生，”我教训他说，“在中国，只有幸运不幸运，没有公平不公平。我们不谈这些，言归正传。关于交际，关于和上级拉拢，我都说得过去。也正因为如此，麻烦就一天比一天多了，女孩子简直要挤破门。本来，像我这样的青年才俊，哪个女孩子能不一见倾心呢？不过，我却虚怀若谷，特地来看看你，给你一个优先的机会。”

“有趣。”老头儿微笑说。

“不是有趣无趣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像你们这种比较穷苦家庭的女儿，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富有一点的女婿才好。而我，我有充足的力量担负你们全家的生活费用。如果你找一个普通公教人员做女婿，他连自己都养不起，岂不教你女儿活受罪吗？别听那些别有用心的小伙子喊叫恋爱神圣和安贫乐道的话。没有钱，恋个屁爱，我这完全是为你着想。”

老头儿的脸变紫，我知道他开始自惭了。

“论学问，”我继续发表灼见说，“不瞒你，我是高中毕业，可是，你不要板面孔呀，我马上就要出去到美国留学了呀。中国的大学，我是死也不肯读的。我父亲因为在社会上相当有地位，早就要送我出去的。现在更好了，限制中学生出国的法令被搞垮了，我正在办手续，等你一答应我和令爱的婚事，你女儿就可以

跟我出国。半年以后，在你们中国报纸上登载一则启事，由我父亲和你出面。唉，你不要怕配不上，我父亲一向是恤老怜贫的。启事上说：‘某月某日，小儿小女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假定是华盛顿大学吧，在华盛顿大学教堂举行结婚典礼，请拿文逊·A·斯爬尔斯牧师福证。’天！你看，多光彩，多荣耀，你家祖坟上都会冒出青烟哩。”

老头儿的胡子翘着，我知道他太感动了。

“你知道，”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从不肯告诉别人的秘密。当一个中国人，如果不去美国镀一趟金，有什么前途？只要用脚踏踏美国的泥巴，管他妈的弄些什么名堂，回来就是统治阶级，懂吗？统治阶级的意思就是飞黄腾达，懂吗？飞黄腾达的意思就是又做官，又有钱，又可以管别人，又可以向别人训话，懂吗？好了，你想你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去过美国的中国人，有什么用？你能够住洋房？坐汽车？冒充老太爷吗？”

老头儿的眼睛开始鼓起来了。

“哎呀，”我吐出烟圈，用来扰乱他的视线，“老先生，你不能以貌取人呀。我虽然一脸麻子，可是我的心是最最美丽不过的呀，这就是价值连城的‘内在美’，千金买不来的呀。几粒并不太显著的麻子关什么紧呢，只要人好就是了。老先生，怎么，你又在盯我的鼻子？我知道我的鼻子有点塌……至于说到我这豁嘴唇……”

老头儿又打量我的身材。

“关于身材，”我连忙声明说，“我的身材并不算矮，我敢保证，如果令爱和我站在一起，她也不见得会比我高多少。不过，我也不必再详细为你分析了，也不必在历史上找什么根据了，刚才我说的那一段‘内在美’的理论，你一定完全了解，是吗？你一定完全佩服的。”

老头儿的脸又在变青，我知道他已五体投地了。

“到此为止，”我大喜过望，把纸烟屁股在烟盘里缓缓按灭说，“你这个当父亲的真不错，我也有一个好父亲。你明白，我父亲虽然没有大学毕业，可是，他从小就搞进一个什么派系里去了，并且很活跃，所以能把我弄到美国。此时此地去美国，谈何容易，但我父亲有的就是这种办法，他现在已是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不是他的顶头上司，那个叫张达礼的老混账董事长，硬说他人品不正，故意破坏他，他老早就升副座啦。我说呀，我回去跟我父亲讲讲，把你也介绍到公营事业机关里去，再不，弄个什么委员、顾问之类的官儿，怎么样？”

“啊，”老头儿开口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李进及。”

老头儿颊上的筋忽然抽动。

“你大概知道了吧，他的名字经常上报的。”

“你知道我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怎么不知道，叫张暖玉。”

老头儿仰头大笑起来。

他虽然是我未来的泰山，我也无法原谅他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野行为。我正打算予以严正斥责，一辆汽车分明在门口停住，我就自动合上嘴巴，难道这种人家也有坐汽车的朋友？可是，大门开处，一个西装穿得比我还要漂亮的年轻人，挽着一个美丽女郎走进来。

“爸爸，”他们一齐叫，接着喊说，“哦，有客人！”

我忽然感觉到不对劲，张暖玉是没有兄弟姐妹的呀。

“来，我来为你们介绍，”老头儿说，“孩子们，”然后指着我说，“这位是李进及的儿子。”

我的脊梁像被一个可怖的巨灵之掌抓住。

“我叫张达礼，就是你刚才骂的那个老混账董事长。”老头儿自我介绍说。

轰的一声，我的眼睛冒出火星，天地都在旋转。

“孩子们，”老头儿——不，是老太爷，他说，“坐下来吧。我现在把这位李先生的来意，和他来到这里以后的一番话，重述一遍。如果说得不对，还请我们这位以未来统治阶级自居的客人改正。我所以要重述一遍的理由，为的是，我希望你们看看他这个活榜样，而以此为戒。”

我的头上像挨了七八块大砖头，我乞求，我干号，并且，我还努力压迫我的泪腺，希望挤出几滴真正的眼泪。可是，一切都挡不住老太爷的意志。他终于很从容地重述了一遍。立刻，从那一男一女的口中爆出哄堂的笑声，我简直浑身抖得像缝纫机。

“张暖玉？”那女郎恍然说，“你是不是叫李文士？”

“是，小姐。”我哭丧着脸。

“你就是那个死缠活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李文士？你没有到水盆里看看你这副猥琐模样？”

上天见罚，我的肚子忽然痛得要命。

“怪，”青年说，“你跑到我们家干什么？”

“告诉你，”女郎叫，“我们住的是五常街，张暖玉住的是武昌街，门牌虽一样，街道却错了，真是又蠢又丑的吊死鬼。”

我跳起来，用拳头打自己的脸，捶自己的胸，又诅咒那个丧尽天良的三轮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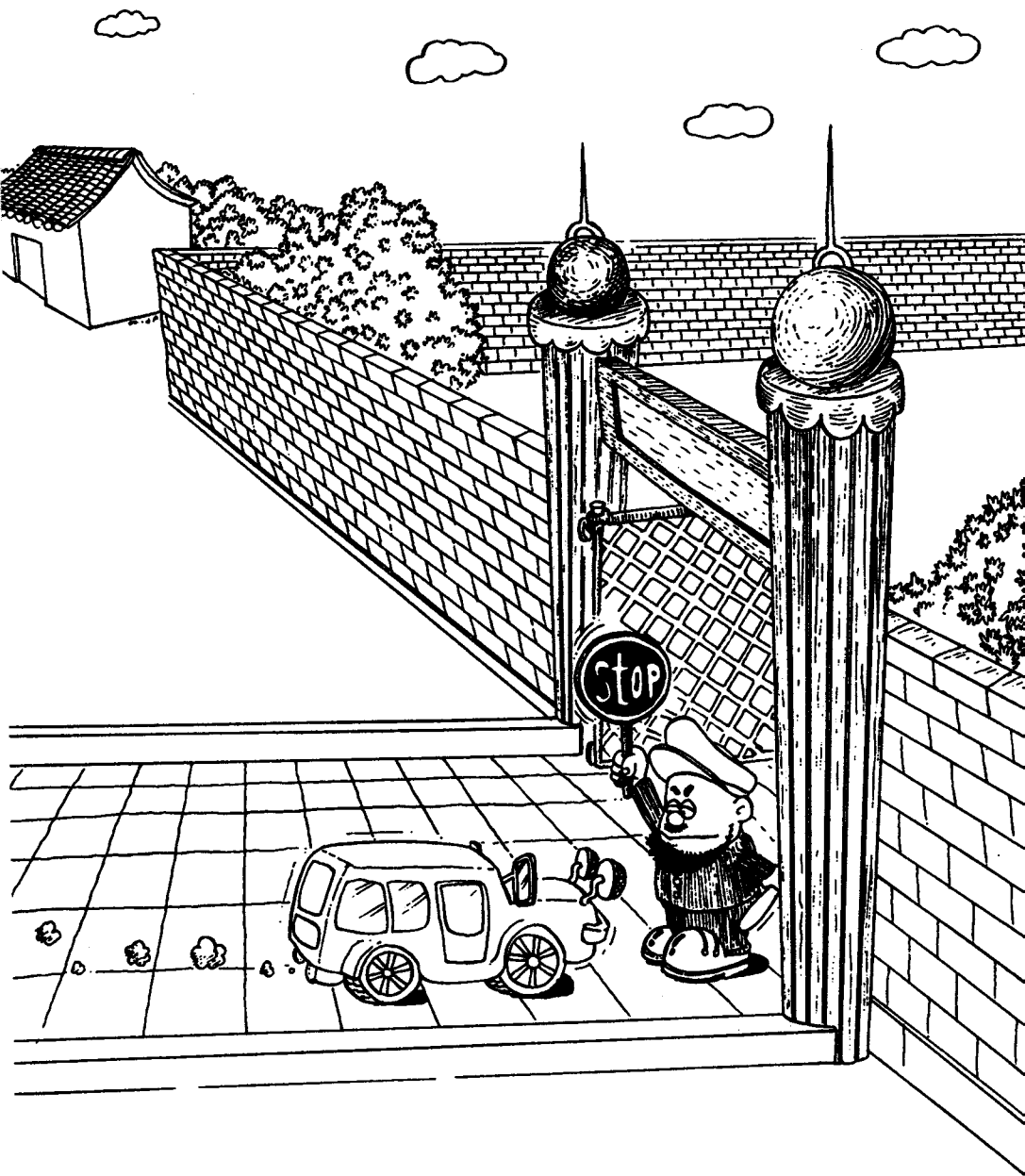
“看你这个样子，”老太爷说，“送他回去，告诉他爸爸，教他爸爸好好管教他。”

“老伯……”我按着肚子鞠躬。

“闭嘴，”年轻人大怒说，“你爸爸才有资格喊老伯，回去问问老李，看是不是。他隔几天都要来表演一番婢膝奴颜，别以为我们看不出。不过，我们不吃这个。”

“少讲些，”老太爷说，“用车子送他回去。”

我更是鞠躬如捣蒜，又用劲拔我的腿，而我的腿却像陷在泥



沼里，费了好久时间，才拔起来，大少爷——那位年轻人，拖着我，像拖木头似地往外拖，一直拖到汽车旁边。

“怎么，”大少爷喝道，“你真的等我开车送你呀，别做梦了，还不快滚。我警告你，你以后再去缠张暖玉，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我发誓再也不敢了，又很忏悔地哭了一阵。然后，觑个空，撒腿就跑。

.....

现在，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我之所以入院，是因为到了后来，我的肚子痛得实在太难受的缘故，经过医生检查，才发现我在服多种维他命丸的时候，仓皇间抓错了瓶子，以致服下的竟是毒蟑螂用的红药球。

不过，我最伤心的，还是当人们获知我这次悲惨的遭遇时，竟没有一个道德之士，肯为我扼同情之腕的。所以，虚心检讨这次的结果，我不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那就是下次再向别人求婚时，无论如何，必须先把马路弄清楚。

李义守

时代在变,现在是“尊师重道”时代了。报纸上出特刊,学生们开大会,大人物们演讲,连公卖局也把香烟打九折,准许每个教员“备文趋购”十包。官恩如此浩荡,使得身为师表的人,除了感激涕零、不知所云外,简直还有点坐不住马鞍桥的趋势。

所以,当我发现报上登有征求家庭教师的广告时,不由得怦然心动,立刻写了一封应征信去。

五天之后,回信来了。信上是这样写的——

“查台端资格,尚无不合。希于本月8日,在家等候面洽,切勿外出,至于自误,为盼。即祝,教安。李启。”

8日那天一早,我就沐浴更衣,严坐以待。下午五点钟光景,随着一阵剧烈的敲门声,一个彪形大汉跨了进来。

“我是李公馆派来的。”他说。

我连忙介绍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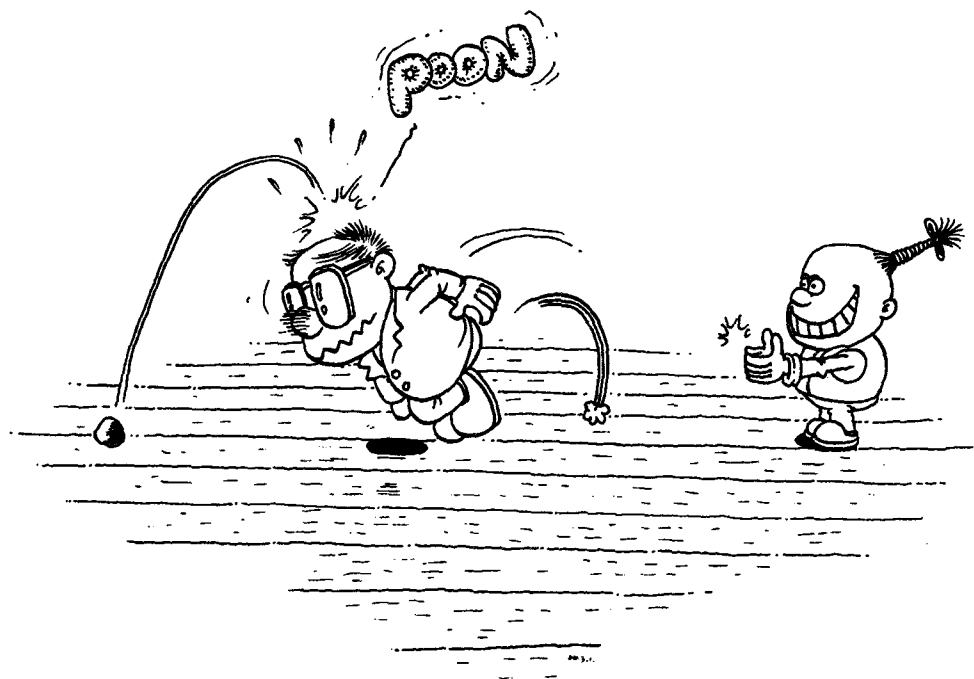
“老钱,”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现在可以跟我去到差了。”

这简直是喜从天降,我说:“我得收拾一下行李。”

“用不着,”他摇头说,“公馆里什么都有。”

等到我提着装洗脸用具的小包,跟着他钻进汽车,立刻被这个最最流线型的家伙弄得飘飘欲仙。

“请问,”我说,“您贵姓?”



“孙威。”

“主人呢？”

“我们的老爷，叫——李义守。”

天！李义老！太伟大了，太伟大了！记得教师节那天的纪念会上，他讲演讲到师道凌夷的时候，止不住痛心疾首，声泪俱下。讲到如何尊师重道的时候，更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把听众感动得当场就有好几个人，宣誓永远献身教育工作。我暗自庆幸我的幸运，能碰到这么一位好的学生家长。

车子忽然在一家医院门前停住，我正要发问，孙威已把我推下来。

“干什呀？”我叫。

“检查身体。”

于是，整整两个钟头，我像一个国产片电影明星似的，表演了各式各样，却尽都是些教人直起鸡皮疙瘩的姿势。

“他有肺病吗？”末了，孙威盘问说。

“没有。”医生翻动记录。

“扁桃腺怎么样？”

“正常。”

“头上生没生虱子？”

“还干净。”

“牙呢？”

“结实。”

“多重？”

“六十二公斤。”

我忽然觉得我是一个被什么魔法师变成的驴子，现在被牵到市场拍卖了。不由得大喊一声，跳了起来。

“哎呀，”孙威赶紧嚷道，“他的神经？”

“请放心，都是第一等货色。”

孙威把我抓进汽车。我挣扎着，声明我不干这份差事了，可是没有用，汽车已在风驰前进。

穿过繁华的大街，穿过寂静的郊区，最后，穿过警卫森严的别墅大门。

我被领进客厅，这客厅豪华得照眼，连窗帘都闪闪发光，一个妙龄少妇正歪在沙发上看电影画报。孙威抢前几步，把我的身体检查表递上，她看了一下，点点头。然后，她脸上故意地露出使我安心的笑容，一面低声吩咐了孙威几句。孙威退出去了，我手足失措地站在那里。

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我一眼就认出他正是最力主尊师重道的李义老。

“好极了，迷死脱（Mr.）钱，”他没有让我坐下，也没有和我握手，只用一种优美的动作摸着自己的肚皮，两眼盯着我，仿佛我现在正是他的听众，“你愿意从事世界上最神圣的教育工作，我十二万分地佩服和崇敬。至于你的月薪，暂定为一百元……”

他把语气加重，“一百元虽不够买一双皮鞋，可是我这里还供膳宿。况且，这不过只是试用。三个月后，假使你表现得不错，我会给你加钱的。你教的是我第十三个孩子，今年六岁。”

一个手拿弹弓的孩子跑了进来。

“妈咪！”他奔向那妙龄少妇。

我这个可怜的脑筋开始画问号了。爸爸六十多岁，妈妈二十多岁，第十三个孩子六岁，我不懂。

“你就住在孩子的房间里，”李义老吩咐我说，“晚上，还得请你特别照顾，哎哟，儿呀，来见老师。”

“我考你，老师，”孩子仰起脸说，“你什么大学毕业的？”

“啊！我，我是师范学校。”

“嘻，嘻！”

孩子扭头跑掉了。我感到十分尴尬，立也不是，坐也不是，正在满脸通红，不提防，后脑勺突然挨了猛烈的一击，一块石子落到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我立刻觉得头骨已碎，脑浆已崩裂出来了，一步没有站稳，就栽倒在地，耳边还听见我的学生——小少爷的拍掌大笑。

“爸爸，”他喊道，“看我的弹弓准不准？”

好久，好久，我才悠然还魂。电灯已亮了，客厅里只剩下我和李义老两个人。

“我不干了。”我爬起来叫。

“迷死脱钱，”李义老表示抱歉说，“我加你一百二十元一个月。”

孙威跑进来把我拖出去。晚饭的时间到了。在另外一间房子里，五个西装笔挺的人早已团团坐好，气派高雅得仿佛是祀孔大典时的嘉宾，我暗暗地向孙威打听他们都是谁。

“我来介绍，”他嚷道，“这位是周司机，这位是武管家，这位是郑账房，这位是王卫士，这位是冯卫士，”他拍拍自己的胸脯，